

高
缨
小
说
18
篇



033520 025805

重庆出版社

高 缨 小 说 18 篇



(川)新登字010号

责任编辑 王从学

封面设计 金乔楠

技术设计 费晓瑜

高 缨 著

高缨小说18篇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、发 行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850×1092 1/32 印张8.375 插页5 字数177千
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 600

*

ISBN 7-5366-1719-4/I·329

定价: 4.00元



作者近照

高 纓 介 绍



高纓，当代著名诗人、作家。生于1929年12月。

他的生活阅历丰富。抗日战争中颠沛流离，少年时代的探索求知，以及参加党的地下工作，道路艰险而豪迈。新中国建立后，他在实际工作中接触社会各阶层，从1950年起，开始发表令人瞩目的作品。他耕耘于文学领域的许多部门，至今出版了十四部著作。他的主要作品有：诗集《大凉山之歌》、《丁佑君》、《凝聚的雪花》，小说(并电影剧本)《达吉和她的父亲》，小说集《山高水远》，长篇小说《云崖初暖》，中篇小说《兰》，以及散文集《西昌月》、《竹楼的恩情》、《向往那片神奇》、自传散记《心灵的母亲》等。

他的作品关注人生，切入现实，又洋溢着诗的感情和意境，有的作品富于浪漫主义色调。

由于他创作上的成就，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。他多次出国访问，参加过亚非作家会议。80年代中期，他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列入《世界名人录》。



内 容 简 介

曾以优秀短篇和电影《达吉和她的父亲》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高缨，是一个创作的多面手，涉猎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电影剧本，但尤以小说创作成就最为突出。本小说集精选了他近10年创作的18篇佳作。

这些作品触及了广泛复杂的生活和人物，写了知识分子、普通工人、边防战士、离休干部、待业青年、江湖艺人、劳改罪犯等，展示了作家热爱生活、关注时代的饱满热情，多角度、多侧面地观照透视改革时代丰富绚丽的生活，勾勒人生世相的艺术追求。

谈偶然——自序



偶然间认识一个人，听到几句话或看见某种景象，都可能成为创作一篇小说的契机；如果这人这话这景象具有较深的思想内蕴和艺术再造的开阔空间，而又与作家的主观世界相碰撞的话。

由这种碰撞而迸发的感情火花，往往就是灵感。

可以说，现实生活中不会有现成的完整的人物、故事供给作家“记录”成小说。创作首先是发现；发现的也仅仅是闪烁在这儿那儿的光斑。发现往往有赖于偶然。果戈理偶然听普希金给他说了一个乡下事件而创作了不朽之作《死魂灵》；列夫·托尔斯泰在散步时偶然看到一棵被践踏的小草和折断的小红花，产生了创作《哈吉·穆拉特》的最初的感情冲动。记得老作家沙汀也说过，名篇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的创

作萌动，也仅仅是偶然听到了一个抓壮丁的小事件。而艾芜老人则说：有时候，一句话可以出现一个典型人物。

小说，总是以偶然表现必然，以个性表现共性，以独特表现一般。如此，往往出艺术品。反之，以必然代替偶然，以共性代替个性，以一般代替独特，就只能把公式化、概念化、平庸化留在纸上。界限可能就在这里。

偶然，是通向艺术胜境的第一道窄门。

感受偶然，摄取偶然却并非易事。只有在必然、共性、一般的根茎上，才有偶然、个性、独特之花果。作家的生活底子越深，艺术素养乃至全局素养越厚，则创作的契机——偶然，便会像海上浪束似地层出不穷。

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，是创作的规律之一。

我自五十年代学写小说以来，大都自觉不自觉地尊重了这个规律。

记得1957年底，我写小说《达吉和她的父亲》，最初的创作构思，仅仅是由于在凉山的一次座谈会上，偶然听到一个彝（汉）族姑娘的几句话而引起的。1963年前后所写的《大河涨水》、《白头浪》、《小米》等小说，也都来自偶然。即使197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云崖初暖》，也是许多偶然发现的总和。

收入这本集子里的《悔》、《朝辞白帝彩云间》、《伞》、《失落的弦音》等十八篇小说，表现的是新时期里农民、知识分子、市民和少数民族的生活。虽然都有个片断性的故事，然而没有一篇是写真人真事，大都是依赖于在社会生活中偶然发现的点滴光斑，慢慢凝聚、虚拟、演化出来的。创作酷似冶炼，炉火将烧结的原料熔成质地不同的金属。

小说不是真人真事，却又应似真人真事。这就是艺术

技巧吧。作者很希望其作品被人视为真人真事，以验证其见识与技巧；读者也想看出又不易看出这个见识与技巧，从中得到欣赏的乐趣。创作小说，总得经过“真(生活)——假(虚构)——真(艺术真实)”这个过程。无真便假，但无假也不能真。在创作过程中，作家好像生活在另一个非现实的艺术空间里，却又必须回归于十分具体的现实中。创作是生活的提炼，却也并非“高于生活”。创作虽是艺术思维的结晶，但真实终归是艺术的生命。

真实生活的艺术再造，是通过作家的头脑——一颗思考着而又激荡着的心。于是又回到作者自身。如果作者没有一颗热爱生活、热爱人民的心，一切生活、思考、技巧都是枉然。

这十八篇小说，质量参差不齐、粗细不均。我不求称赞，只盼望读者朋友从中看到一些真实的人物和故事，更盼知我者见到我的心——它是诚实而炽热的。

作者 1991之春。

目 录

谈偶然——自序.....	1
花癲.....	1
悔.....	18
朝辞白帝彩云间.....	41
送柴记.....	66
顾客.....	80
驯兽.....	87
神秘的孔雀	110
初衷	135
卖鱼儿	190
老爷戈壁	157
伞	190
外孙女	199
飘去了的白纸条儿	213
过境	225
音乐二篇	229
罪人二篇	243

花 癩



他是一个花匠，名叫杜玉生，今年五十二岁。

我是在今年开春，在访问大峨丝绸厂的时候认识他的。我们交往不多，只是偶尔接触过几次，但他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好像是谁用一把尖尖的雕刀，把他的身影面貌刻在我心上了，使我每忆起他时，心里就似乎隐隐作痛；若是把他长留在记忆里，我是很难受的，且如实地写在纸上吧，好让心坎儿减轻点负担。

上午参加了厂党委为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，了解了全厂的生产进度、思想情况和先进事迹。下午，又参观了水气蒸腾的缫丝车间、设备很新的织绸车间和色彩缤纷的印染车间。

陪伴我的厂宣传干事杜鹃，一定要送我回招待所去。

这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，圆脸蛋红润润的，眉很黑，条长的双眼闪动着爽直的、热乎乎的目光；老是未言先笑，语音也带着笑，像唱歌似的。她走路时把身子的重心放在足尖上，总像是要蹦跳，要飞。一眼就可以看出，她是个纯真而欢乐的女孩子，奇怪的是她那过份素净的打扮，与她的性格很不相称，也和那些爱漂亮的缫丝姑娘迥然不同；蓝布棉袄，黑粗呢短大衣，草绿色长裤，脖子上的纱巾是白的，扎小辫的头绳是根黑毛线。

绕过车间前面的一座花坛，走上柳树夹道的厂区马路，我禁不住赞叹说：

“杜鹃，你们厂子可真漂亮！”

“嘿，出丝绸的地方还能不漂亮！”她笑着，向我侧过脸儿，得意洋洋地问：“你喜欢我们这儿吗？”

“喜欢，”我顽笑着说，“过几年我退了休，就到你们这儿落户！”

“我才不相信哩！”她格格地笑了。走了几步，她说，“老高同志，你要是不累，我带你上‘百雀山’吧，凡是到我们厂里来的客人，没一个不去那儿看看的。”

“百雀山？喂雀儿的？”

“不，”她扬起手，指着厂区围墙外面的一座小山包说，“你看，那是我们厂的花圃。我爸说，有了花，雀儿就飞来了，就给它取了个‘百雀山’的名字。”

“你爸爸是……？”

“我爸是个花匠，叫杜玉生，是花木组的组长。你跟我
去，我给你介绍。”

“好，我去！”

昨日我乍来时，就注意到这座绿荫荫的山包了，可并不知是个什么花圃；听杜鹃这样说，倒引起了兴趣，心想去看花，正好歇个气。

这山包座落在五、六幢宿舍大楼的后面，大约有二十来公尺高，一百多公尺宽，林木间隐没着点点桃花，和两间席棚。

杜鹃带我走过宿舍区，绕过灯光球场，踏上一道石梯坎，便登上长满樟树和楠木的山坡了。再穿过一道竹篱笆，就看见一畦畦梯地上，栽满各种各样的花草，路边还砌着些花台，摆着知名和不知名的盆花。

“哦哟，这么多花儿呀！”我不禁惊叹了。

“你都认识吗？”她扭过头问我。

“不，认不全。”

“你看，”她指着花花草草，用唱歌般的音调说，“这儿，是柳桃，跟平常的桃花不一样，枝条儿像柳。那是樱花，日本的。这是铁脚海棠，红得像火，那边地里，是瓜叶菊、君子兰、白头翁……”

“真不愧是花匠的女儿！”我夸奖着。

山头上有一块平地，种了二十多株山茶花，花正盛开。那墨绿色的叶子，托着珠红的、粉红的、洁白的花朵，又艳丽，又朴实。地边上插着一个木牌，上面用彩漆工整地写着“山茶园”三个字。

花丛间蹲着一个人，正用小挖锄耘土。

“爸，我带了个客人来看花，是省上来的！”杜鹃还没走拢，就扬声叫了起来。

他慢慢站起来，在夕照下眯着眼睛向我们看。这个老花

匠有一副高瘦身坯，肩胛上耸，脊背微微有点驼。他那细眯着的眼睛里，挂着点儿血丝，眼角皱满鱼尾纹，两颊泛出一种病态的红晕，右边脸上，有几道像是被人抓伤的疤痕。他头戴蓝布小帽，身穿一件很旧的灰布棉制服，肩部脱了线，露出了发黄的棉花，钮扣也不齐全了，裤子更是皱皱巴巴，沾满尘垢，脚上那双过份大的棉军鞋，显然是一种处理品。

“杜师傅，你好！”我走上前，握住他那骨节很大的粗糙的手。

“哦，稀客哩，欢迎参观。”他微笑着说。这笑容淡淡的，带着善意和谦和，还带点儿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稚气。

“这里真是个百花园，我还没见过哪个工厂，有这么美的地方！”

“过誉了。”

“你种的花真多，有好几百种吧？”

“有的。不过比起早先来，还差好大一截。”

“这花圃，办了多少年啦？”

“从五六年就办起了，前些年，败过一阵子。”

杜鹃插嘴说：“文化大革命一来，搞了个稀巴烂，连根刨！”

“是呵，像洪水冲过一样。”他苦笑了一下，又指指遍山花木说，“这些，都是打倒‘四人帮’以后，从头慢慢经佑起来的。”

杜鹃快嘴说：“我爸呢，还挨了好些斗！”

“哦？”我同情地问，“杜师傅，你都受过些什么折磨？”

“也没有啥，那时候，大家都苦。”他摇摇头，又苦笑一

下，把手掌在胸前一甩，“现在好了，这些花草又闹闹热热地活起来了。”

杜鹃笑着说：“我们党委书记说了，要绿化工厂，美化工厂，要把厂子打扮得像个新娘子，工人们才更爱她！”

“说得好呵！”我大声称赞说，“莫看种花事小，使工人爱厂如家就是桩大事！杜师傅，你种好了花，就是为‘四化’做了贡献！”

杜玉生似乎感到欣慰，谦和地笑了笑：

“也说不上贡献，只是尽尽心罢了。”

“我爸的心，天天都拴在花儿上，要是哪个乱摘一枝花，比折断他的手杆脚杆还要疼！”杜鹃歪着头，用深情的目光望着爸爸说。

“杜鹃，在客人面前说这话也不脸红！”他温和地责备女儿一句，又侧转身，用手掌抚弄着花叶说，“这些花，原本就叫人心疼嘛！你看这些山茶，都是些好品种，这是‘朱砂’，那是‘七心子’，那是‘白牡丹’，才栽上三年，全开花了。过两天，我就把它们移栽到车间前面的花台上，让工人们上班下班都能赏花……”

他的声调是缓慢的，甚至是低沉的，还夹着哮喘病人所特有的嘶嘶声。我凝视着他的脸，揣摸着他那既有欢乐，又有苦愁的表情，忽然产生想要更深地了解他、懂得他的愿望。

“杜师傅，今晚我到你家去坐坐，我们好生摆谈一阵好吗？”

“不，不必了，”他神色忽地有些紧张，沉下脸说，“我家不方便，明天，我到招待所去跟你谈谈吧。”

杜鹃的脸上，怎么浮起了淡淡的愁云？……

二

我想，要和被访问的对象交谈得深一些、亲切一些，最好的办法是去探访他的家庭。家庭的灯光，能制造良好的谈心气氛。

杜玉生的住址，我是从招待员那里打听到的。

晚饭后略事休息，我慢步走向职工宿舍区。

第三栋红砖楼房，二号门，底层。屋里已打开了电灯，窗口是亮的。从窗口传出一个女孩子清脆而悠扬的歌声，唱的是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。

莫非是杜鹃在唱？

可是，就在这同一个窗口，同时传出另一种声音，是一种似哭非哭、忽高忽低的，撕裂人心的嚎叫——

“噯……噯哟！你们……抓！抓！抓……花盆底朝天……你们也有妈，要吃奶么……我有娃儿哟……”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我犹豫了一下，敲了敲门。

歌声停了。开门的正是杜鹃，她手里拿着一张歌单。

“哎呀，老高同志，你……”

“我来看看你们，”我有些尴尬地说，“杜鹃，你家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也没有什么，常常是这样的。进屋坐坐吧！”

这是个两套间的房子，靠墙横竖摆着两张床，中间是一张方桌；墙上除了小壁柜，没贴任何装饰品，窗上没玻璃，是钉着薄木板儿。被子、衣服、书、用具，全是乱糟糟地堆

放着，发出臭鞋袜的气息。方桌旁坐着个十三、四岁的少年，正在吊得老高的电灯下做功课。他侧过头，用一双牛犊似的眼睛瞪了我一眼，随后又低头算他的习题。

“这是我弟弟。”杜鹃指指少年说，随后赶快给我端凳子，“你坐，我爸快回来了……”

“噉……噉哟！你们抓！……抓……花盆底朝天……你们也有妈……噉！……”

还是那撕裂人心的嚎叫，从紧闭着门的里间屋传出来。

杜鹃见我神情惶惑，便为难地说：

“是我妈，疯了。”

少年又抬起头，若无其事地对我说：“没关系，你莫怕，门是锁起的。等我爸回来，就不闹了。”

“她，是怎么疯的？”我问。

“说来话长，三言两语说不完。”杜鹃似乎不愿谈这事。她拿起搪磁盅儿，走到墙角，从一只用铁丝网捆在墙边的暖水瓶里倒了水。我明白了，这个家为什么如此的紊乱、破烂。

“请喝水，”杜鹃一面把茶盅递过来，一面歪着头打量我，笑了，“你坐不住了吧？到我家来的客，都像你这样坐立不安。”

“不，杜鹃，我坐得住。”

“后天，我们要开个迎春晚会，是我在组织节目。明天下午彩排，你来看看，给我们提提意见好吗？”显然，杜鹃有意改变了话题。

“哦，刚才是你在练歌？”

“是的，我有个独唱，唱得不好。别个说，情绪是对头的，就是那个味儿还不够甜。”